

宋元學案

冊二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
門人
楊度
宗懔

許象
陳象
高成
郭礪
王涉
滕範

范仲淹

睢陽
所傳

子純祐

子純仁

孫正平

孫正思

李之儀
——
韋許

子純禮

子純粹

富弼

張方平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李觀
孫立節
子勳
子勰

胡埜

徐唐 別見安定學案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 別見泰山學案

范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並盱江學侶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周敦頤 別為濂溪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

子

忠彥

趙君錫

歐陽脩

別爲廬陵學案

並高平同朝

六世冠卿
六世宜卿
並見清江
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
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
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充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
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梓材案高平學案謝山所特立
而底囊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章深道一傳耳今以史
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端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謝山
嘗立盱江學案而定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
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原于睢陽戚氏故倣謝山述元
儒魯齋學案之推原江漢而亦先之以睢陽云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師楊慤門人宗度許驥陳象輿高象先
郭成範王礪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雲濠案一作字文約

宋之楚邱人世爲儒幼孤祖母

攜育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
動始聞邑人楊愨教授生徒曰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卽成誦日諷
一卷愨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愨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
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
名字愨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愨依將軍趙直家
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
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雲濠案先生
上蔡人虞城主簿翼子舉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許驤雲濠案先生
字允升世家薊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
至兵部侍郎陳象輿高象先雲濠案先生仕至光祿大夫郭成範雲
濠案先生最有文名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雲濠案先生事母甚
謹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濠案先生爲給事中父知
白官河北轉運使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
尙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
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
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

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
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爲
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
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
追號正素先生

參史傳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
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
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梓材案
袁契齋爲四明教授廳壁續記云國朝庠序之設徧于寓內自
慶歷始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
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
亦旣深矣是謝山所本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
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
挈于是學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
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
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

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卽其

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珍做宋版印

睢陽所傳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服除薦爲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拯弊十一事會郭皇后廢爭不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

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閒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嚮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著爲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

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邊乃以先生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濠案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子四純佑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參史傳易義

家人陽正于外陰正于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

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于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

艮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于此乎

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地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于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誨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聞

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于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拳拳于范氏家學故移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從學
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
追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
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未
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爲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
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爲開封府
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爲相韓億石中立參

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在兵閒久各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略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滙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尙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尙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

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第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況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之哭慟篆其

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生平折節下士尤以獎拔人材爲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爲可用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爲社稷之臣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